

编者按

城市和人一样，也有记忆，因为它有完整的历史。从胚胎、童年、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——这个丰富、多磨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。

六安汽车齿轮厂，承载着好几代人的青春和回忆，这里有着数不清的故事与感动，在所有的棚改拆迁中，齿轮厂的拆迁同样牵动着每一个六安人的心。六安城乡规划局在2018年9月18日，对六安汽车齿轮厂地块的去向，作了如下公布：齿轮厂地块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为居住及绿化用地，根据《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拟探索性对该地块实施改造，如参照北京798等做法，结合部分老厂房作创意街区改造。现存工业厂房不仅仅是单纯的工业生产场所，而且还是见证城市快速发展的标志性建筑，它们承载着我市发展的历史，也是我市旧貌换新颜的见证。



张建新

齿轮厂的记忆



齿轮厂(原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六安汽车配件厂)1966年建厂，在这条河边上，伴着悠悠的流水，风风雨雨，风风光光地走了55年，半个多世纪的光阴！到2020年，我们这些齿轮厂的首批员工，也整整走过了50个年头。

齿轮厂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一路一楼，无不凝聚着老齿轮人的心血与汗水！它的很多建筑，已年代久远而老旧落后。居民区的不少职工家属，仍居住在低矮潮湿、破旧拥挤的房子里，几十年没有改变。它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。他们也该解脱了，也该享受国家改革开放的红利，也该享受一下这辈子做个齿轮厂人无怨无悔开心的生活了！跟上时代的脚步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



想当年，在六安市这块土地上，齿轮厂这个省属企业，犹如鸡群之鹤，令人无限向往，赞叹！如今的城市改造，更令淮河两岸美不胜收！但我漫步在这河岸边，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，那舞者蹁跹的身影，那震耳欲聋的音乐，瞬间让我走进记忆的大门。你知道，当年我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吗？

那是1970年9月，四百多个稚气未脱的初中毕业生，就从淮南、合肥来到了淠水河畔。接我们的大客车，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，停在了这河边。我们笑着叫着跳下了车。“到了？”顿时一个个笑脸，凝成了一脸茫然。我环顾四周，身边的这条小河，静静地躺着，无声无息；眼前的几排草房，显得土黄丑陋扎眼，毫无生机地坐落在那儿；岸边，草房前后，杂草丛生，没有一条道路。它让我们突然远离了往日生活的世界，置身在这陌生凄凉冷寂的环境里。

1 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一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道理。当六安汽车齿轮厂即将被拆去，而搬进新的地域时，浅显的道理在我的面前，突然成了一道坎，让我的心里沉了又沉，几逾翻越还是一次次跌了下来，以致整整夜夜的不眠。我青春的最美好年华是在齿轮厂度过的，大学毕业一头栽进了厂子里，那时大学分配，没有选择，服从天职。

初秋的齿轮厂倚在淠河边上，铺展出偌大空间，我扔下行囊，草草的安置好自己，就在厂子里游荡，陆地感觉，齿轮厂如一领旧日的棉袍，破烂、肮脏、灰灰的色调，但又有一缕缕暖意，淡淡地从棉袍的破损处渗出。

淠河将齿轮厂一分为二，河东、河西，散居着厂子的一千多名职工，三千多名家属。这几乎是一块孤岛，俨然又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，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商店、菜市场、煤场，等等，等等，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独自金券、粮油票，连理发票也一月一张，如果不愿外出行走，小小的社会，足以将自己封闭为茧，又活得好好的。

齿轮厂对我充满了诱惑，从农村走出，我熟悉泥土和泥土里钻出的绿色，冰冷的钢铁之于我似乎没有丝毫的温度，我时常把车、铣、钻、刨、焊等活计和锄、犁、耙、割、栽等农活联系在一起，作着比较，往往是惊出一身汗来，不认同，但仍是反复的关联。厂子也是一块地，只是种植的庄稼不同。

地总得有人耕耘，在厂子里耕种的人五花八门，这和齿轮厂的历史有关，它的前身是劳改厂，之后归属建设兵团，我入厂不多时才成为初具规模的国有中型企业。由之，职工的组成复杂起来，军队转业人员、劳改期满留厂就业人员、技术骨干、招工的下放知青、技工学校毕业生，还有的就是我们学校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。芸芸众生，在齿轮厂方圆不大的地方各自表演，都生色有趣。

那时的齿轮厂和国家一样的贫穷和破败，厂房不见高大，绝大多数职工住在工棚样的麻秸草顶的房子里，三五栋宿舍楼立成鸡群，似在抖动着威风。或许大学毕业生少，我和另外五名新职工被分配进了两室一厅的五号楼，我牢牢记住了他们的名字：张玉保、聂纪圣、费维龙、吴刚、程玲。六个人组成了一个家，有笑声，有争吵，但都有了立锥之地，还时而会赢得一些羡慕的目光。在齿轮厂能摆上一张床，在当时就是很幸运的了哦。

在厂子两条主干道上行走，我学会了观察，挺胸昂头的一定是曾经的军人，在路上撒野的不用说知青、大中专毕业生，技术骨干们矜持天若有天有所思。开始时，我对曾经“劳改”们保持距离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他们不简单，大多身怀绝技，有的甚至是大学教授、文字高手，竟然还有刚解放时地区的公安局长，都是些有故事的人。当然，也有过去实实在在地痞流氓，但岁月流逝，心早收死死的。我曾在众多的文字中写到他们，比如《彭先生》《孙师傅》《水爷》《黑牡丹》《巧姐》《小南京》等，总是下笔流畅，受到好评。事实是他们在我的身边活过，不止一次的有过交集。只可惜仅写了点皮毛，他们内在的闪光点，我更是琢磨不到了。

我记住了第一次在职工面前露脸的尴尬，为职工上课，面对高压压的人众，我完全乱了方寸，一小时的课半小时内就上万，其中还有几次差点掉下讲台，一脸脸的灰和汗。没有起哄，没有交头接耳，那份子安静，反而让我心慌异常。不过，齿轮厂包容了我，知识包容了我。之后我一次次走上讲台，有了更多的自信和安然。据妻子说，她当时也在课堂，为我深深捏了把汗。

我开始恋爱，把淠河两岸的夜色和风光看了个饱。淠河

真美，水光波影里，让厂子也高大和美好起来。齿轮厂实际上是了不起的，它研制出了安徽第一台汽车变速箱，制造出了安徽第一台客车，百分之百的为安徽汽车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在恋爱同时，我接纳了齿轮厂，我把一个个工件当成了稻子和麦穗。

齿轮厂也是产生文学的地方，那几年我迷诗歌和散文，几个爱好者组成了“春潮”诗社、“远林”文学社，编印刊物，旋了不小的风潮。我们还举办中秋诗会，在厂办公楼举办朗诵会，我朗诵了自己的诗歌《父亲的扁担》，那天我在厂里专门理了发，据说发型丑极了，在聚光灯下，另类得像个“诗人”。

在一袭旧日的棉袍里，我抽取了暖意。当有一天我绝决离开后，在许多梦里，我总是痛哭着醒来，我想念齿轮厂。

今晚我的乡愁猛烈，对齿轮厂的思念是种乡愁，除了故土蒲塘梢，它是我的第二故乡。在故乡我生活了十年，在第二故乡工作了八年，痕迹一样的深。蒲塘梢已在十年前拆去，今天轮到齿轮厂了。在不忍中，我想长啸一声，传达去我的抚摸，长啸当祭，当心香，只能如此了。

2 很长时间，我难以把自己当作齿轮厂人，我游离在厂区之外，对所谓的金工车间、翻砂车间、铸造车间、总装车间等等，保持着长长的距离，倒不是排斥，而对这些田亩里生产出来的作物，有着太多敬重。敬而远之，我有着自己的心思。

实际上齿轮厂所形成的小社会，足以让我平地放下目光和心跳。齿轮厂说是一个厂，某种程度上，它已经是一个市井，一个秀型的市镇。由于许多来自上海、南京、北京等大城市人的聚集，形成和本地完全不同的文化圈子，随着当地文化元素的渗入，又凝固成独特的齿轮厂文化，不自觉地把自己封闭或半封闭起来，自我神秘，外界也感觉神秘。

在六安市至少在一大段时间里，做个齿轮厂人感觉很好。厂子效益好，奖金多，生活配套设施完备，几乎不需要和外界打交道。坐井观天，天湛蓝，不大，井中温润，知足得很。

齿轮厂南腔北调，哇哩哇啦地说，带着一种骄傲，似在显摆，自然因地域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。小圈子多，但不影响大家对美食的共同热爱，于是在生活区就形成了小吃街，南方的馄饨，北方的烧饼，总是围着一窝窝的吃货，我也混籍在其中，乐此不疲。大食堂也有好吃的，鲜肉大包子、生炒肉片，绝对是一大绝妙，吃过后许多菜系，如这般的好吃，还真没碰到过。齿轮厂人有口福，出门不远，就能品尝到南北风味、东西佳肴。

穿着也讲究，记得厂里有裁缝，据称是广东人，秃秃的顶，五十开外，却是缝旗袍、做西装的高手，远远近近的名气大。不用说门庭若市，厂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多有旗袍一领，五颜六色地晃悠在齿轮厂的市井里，而慢慢地氤氲开，引领一些或轻或重的潮流。我似乎跟进过，做了一身藏青色的西服，红领巾样系上领带，反而土得引起众人哄笑。

流连在齿轮厂的市井，真的有多多的惬意，有好吃、有好穿，每周还能在露天广场，有模有样地看上场电影，神仙般放松自己。有月的夜晚，我徜徉在淠河岸边，看大山水潺潺而下，轻叹自己幼稚的诗作，心和身都和自然贴近，如痴如梦，若不是被飞鸟惊醒，还真不知回自己一床一桌的卧室。

我还碰上了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好的领导，按当时的说法，她是工农干部，五十来岁，却是四九年前参加革命

的，算是老干部。她把我当作了自己的孩子，工作上严格要求，生活上多关心，讲心里话，我怕她敬她。

两件事我必须记着，记一辈子。那时我身子弱，她总在晚上把我喊到她家，让我吃上一碗赤豆炖红枣，慈祥的目光，一再打湿了我的眼睛。再一就是我的母亲常来看我，她拽着我的母亲不让我招待所，住在她家，一住就是一两天。

她叫陶淑润，我母亲般的领导。她听过我的课，听不懂也是整堂整堂的听。她说，听不懂，会看。看我的表情、学生的表情。

第一个教师节，厂里隆重庆祝，厂党委书记突然指名让我发言，我呆在一边，半天不知眼向何处放，嗷嗷嗷，还是说了，辞不达意，书记带头鼓掌，给了我面子，也解了我无尽的尴尬。自此，我和书记有了久久的交往，直至我调回家乡，还不止一次地到我挂职的大柏乡看我，喝粗粗的酒，说细细的话，叙深深的情。

书记是难得的好书记，他死于非命，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那天我在去芜湖的路上，得知消息，我放声大哭。不管不顾地让车子停下来，对着黑沉沉的夜空，大声喊着他的名字：杨国坤，杨书记。

我去过书记家，雨天，他的家打着伞，摆着盆，外面下，家里下。他可是近两千人大厂的党委书记呀，住的还是麻秸秆的破草房。我回到房间写下了诗句：家中的蘑菇颜色沉默/雨淋雨洗/风绕了过去……

齿轮厂在风雨中累了，近几年我不止一次去看它，从河西到河东，还是过去的味道，似乎时间在厂子里凝固了，和周边此起彼伏的变化那么的不协调。

我期盼它的新生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我又有一种不舍，我要祭它，这故乡般的它，这落于市井暖暖和和的它。



本版资料图片来源于网络

在这样的地方平整出两幢大楼的地平，谈何容易！

下班了，匆匆忙忙吃完晚饭，也顾不上休息，大家就各自到本单位集合，参加义务劳动。全厂的干部员工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不论年龄大小，个个精神抖擞，奋勇当先。

每天晚上的工地，灯火通明，大家你追我赶，互不相让。机关里的军队首长，年纪都比较大，不少都是战争年代或朝鲜战场过来的老军人，他们身先士卒，全身心地投入劳动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女同志大都身体比较弱，但仍然不甘示弱，和男同志们比着干。整个工地热火朝天。各车间，各部门，展开了劳动竞赛。大家争先恐后，挖的挖，抬的抬，推车的推车，拔草的拔草，填土的填土，砍荆棘的砍荆棘……相互鼓励着，号子声，拉歌声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我们这些年轻人，从未干过重体力活。劳动结束了，每个人的手上，胳膊上，腿上都被荆棘杂草划出道道血痕；手上脚上磨出了血泡；肩膀又红又肿，扁担一挨肩就钻心疼痛，只能用手托着扁担行走。尽管这样，也没有人叫苦叫累，偷懒耍滑。看那稚嫩的身体，爆发出无比惊人的力量！

全厂干部员工，硬是用锹挖肩扛车推，花费近两个月的休息时间，平整出了两幢宿舍楼的地坪。厂里的基建队，也是分分秒秒，苦战了不到两年时间，就让这两座大楼拔地而起，稳稳地矗立在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。大楼盖好了，我们搬进了崭新的宿舍。终于有了方便舒适温暖的生活环境。那冬不抵挡严寒冰霜，夏不避暑蚊虫的麻秸秆的茅草房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被彻底拆除了。

这两幢大楼一直使用至今。每当看到它们，不由自主地想起那艰苦创业的年代，想起当年默默无闻的兄弟姐妹们。我们用自己的双手，用自己的行动，诠释着不计得失，不求名利，无私奉献的精神！人，是要有精神的！这种精神也是伴随着那个时代产生的。

几十年来，我们这代齿轮厂人，没有豪言，没有壮举。平凡的生活，就像这没有波澜的淠河水，缓缓流淌。眨眼间青发如银丝！但我们用辛勤的汗水，用兢兢业业的工作，一步步努力改变了企业的面貌，夯实了企业的根基。使配件厂到齿轮厂，慢慢地发展壮大起来，始终立于中国汽车工业之林！六安汽车齿轮厂人，虽没有英雄的手功伟绩，但有英雄的壮怀激烈！

淠水清源水不断，拳拳赤意逐梦甜。四十创业亦苦艰，古稀共享乐与安。别了，齿轮厂！我们曾经的骄傲！致敬我们的无悔青春！

致敬我们的无悔青春

黄茂瑞

领队把我们集中到草房前开会。讲了些什么，没听进去，也没记住。大概就是教育鼓励安慰的客套话吧。只记得把我们分成了若干小组，然后领我们到各自的房间。我们拿着行李箱子，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。房子里有一排床铺，正好摆了一个房子宽。用砖砌成的床腿，上面铺上木板，这就是我们的床。四面墙都是麻秸秆做成的，里外用黄泥巴糊上，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。墙壁有的地方还透着光亮。屋里的地面，更是原始土地，没有平整，高低不平。

这就是我们的宿舍啊！看到这些景象，很多人都忍不住放声大哭。这期间的领导领队，着实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，每天都轮流陪着大家。毕竟我们都是刚刚离开父母离开家，且都是十六、七岁的孩子啊。



就这样，这些麻秸秆的茅草房，迎接我们走进了工厂，走进了社会，走进了新生活！从此开始了我们的人生旅途！搬出这个茅草屋，是两三年以后的事了。

而今的六安市中央公园，就紧挨着我们的住地。公园环境优美怡人。晚上，灯火通明。人们三五成群的，在平坦的公园

小路上悠悠散步谈心。有的人急走锻炼，有的人跳舞玩耍，还有的打羽毛球打篮球……真是惬意啊。然而，那与公园一路之隔的齿轮厂第一代青工大楼，老旧脏乱，满身疲惫，默默地注视着，沉默着……

当时为了解决几百人的住宿，厂部号召大家自力更生，全厂齐动手，建造青工宿舍大楼。那时的我们青春年少，热血沸腾。个个摩拳擦掌，干劲十足。白天工作没有时间，利用晚上时间义务劳动！



图为本文作者当年书写黑板报。

六安是个典型的丘陵地区。我们厂位置在淠河边上，离市中心不远。准备建宿舍楼的地方在淠河的东边。是大片的荒丘低洼地。小土丘上长满了高矮不齐的灌木丛。洼地上都是齐腰深的杂草荆棘。有的低洼处还形成了一块块的小水坑，里面积满了水。还有一口较大的水塘，都需要填平。要